

吴履逊：

# 从沪江园走出去的 抗日儒将



△ 1927—1931年间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吴履逊

◎ 文/王细荣 张天娇



△ 1926年《沪江年刊》上刊载的吴履逊肖像

## “长于国学，兼擅运动”

吴履逊，又名铁生，别名“阿牛”，家中有兄弟4人，排行第四，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梅冈都曲溪路篔村（今揭阳市揭东区曲溪街道篔村）一个书香世家。父亲吴明添在清末通过赈灾获得“大夫”衔；二哥吴履泰是近代潮汕著名学者和诗人，1917年2月12日由蔡守介绍入著名文艺社团南社，曾著有《无倦庐诗文》《无倦庐诗文续存》等书，中国台湾《广东文献》季刊1972年第2卷第1期和1973年第3卷第2期先后刊载其遗作《番禺吴道镛先生传》《丰顺丁叔雅先生传》。

吴履逊先后就读于家乡的揭阳真理学校（今揭阳市真理中学）、汕头礮石中学（今汕头金山中学前身之一）。就学汕头礮石中学时，他担任揭阳同乡团演说部长，还在礮石中学校刊《谷音》杂志上发表《春秋笔》《斗得好》等文学作品。

吴履逊很早就在体育方面展现出惊人天赋。1923年秋，吴履逊转学至上海南洋中学，任该校篮球队队长。1924年7月，吴履逊考入沪江大学（校址现为上海理工大学），在本校和1925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全国预选大会、华东大学公开运动会，1926年

华东大学公开运动会、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第十二届运动会、第一届上海万国运动会等运动会上取得多项骄人的田赛成绩。另外，吴履逊还是中华足球队、上海三育足球队、沪江大学足球队的健将，同时也是沪江大学篮球队前锋。

除擅长体育外，吴履逊在写作方面也是尽显峥嵘，正所谓“长于国学，兼擅运动”。1925年春，他为《沪江年刊》撰写中英文对照的《一九二八年度级史》，之后他又在沪江大学自治会主办的半月刊《天籁》(The Voice)上发表了《本校与金陵大学足球队锦标比赛》《足球队与同学》《读冰光与悲哀之神书》《二十年来本校之运动事业》等文章。1926年秋，吴履逊开始担任《天籁》编辑部中文版编辑员，主要为该刊编写运动方面的消息。1927年1月，在赴菲律宾比赛的船上，他被推为篮球队中文书记，负责记录该队活动及比赛事宜。后来吴履逊离开沪江到日本留学时，还把留学期间所见所闻撰成《到日本后之感想》一文，在1928年《沪江年刊》刊发。

除此之外，吴履逊也积极参加一些学校会社。1925年秋，沪江大学教师李锦纶和韩森(Victor Hanson)组织师生学术团体“政治学会”(初名“政治学研究所”)，吴履逊于1926年入会并任该会干事。

另外，吴履逊曾任沪江大学1928级第一届委员会干事、第二届委员会司库，沪江大学汕头(潮州)同乡会干事、两广同学会招待、《沪江大学两广同学会十周年纪念刊》发行经理等社团职员。

1927年3月12日，吴履逊赴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军事。对此，吴履逊的同学在1927年夏写道：“今年春，吴君履逊有志军事，赴日肄业，同学骤失良朋，情何能已；然值此国家多难之秋，非整军经武，何以立国？运动虽可称，然比诸军事，固不啻小巫之见大巫也。”留日期间，吴君履逊组织了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中华篮球队，曾一战而克日本历届出席远东运动大会的联合队。

### 率部与日军血战淞沪

1931年春，吴履逊毕业，在日本北海道的一个日本兵团实习6个月后回到了中国。经同乡兼校友、同为中国青年党党员的翁照垣介绍，参加了蔡廷锴为军长、翁照垣为旅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第19军78师156旅，被任命为该旅6团3营营长。

1932年1月28日下午，吴履逊离开了在老靶子路(今武进路)上海疗养院分院待产的夫人永田季



△ 1926—1927 学年沪江大学政治学会成员合影，后排站立者左十为吴履逊



△ 美国福克斯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《中日冲突》中的吴履逊镜头

子，毅然奔赴前线阵地。当晚23时30分，率部防守虬江路一侧的吴履逊，在旅长翁照垣的授命下与日军交火，揭开历史上著名的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序幕。后一军报刊载他参战期间的与妻书，吴履逊也因此而成为十九路军的“情将”。

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战斗中，吴履逊率领3营保卫上海北火车站、吴淞地区，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。在此期间，吴履逊还在旅部主办的前线快报《血潮》上发表了《抗日歌》《疾呼歌》《是谁便宜？》等鼓舞士气的诗歌和时事短评。3月1日，吴履逊受命撤退。3月12日，吴履逊与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芮诺思(L. C. Reynolds)会谈时称，在战争爆发时，3营是中国在上海唯一的大型军事力量，抵达上海时共有350人，撤防上海时只剩50人。

3月中旬，英法美德意各派出一名代表组成的国联调查团抵达中国，吴履逊因通晓中日英德四国语言而被军方委派为调查团翻译。黎民伟当年在前线拍摄的纪录片、现藏于上海中国电影资料馆的《十九路军抗日战史》，以及美国福克斯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、现藏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图书馆的《中日冲突》(Sino Japanese conflict)中均有吴履逊正面镜头。1933年初《申报·本埠增刊》所载“新光大戏院”“中央大戏院”等沪上影院的广告，其中有“内有蔡廷锴、沈光汉、区寿年、翁照垣、张君嵩、吴履逊、赵一肩、丘国珍等，不可不看”的淞沪抗战新闻片广告语，也提及了吴履逊。

1932年11月，吴履逊任十九路军78师第234旅468团(即原19军78师156旅6团)团长，次年4月任十九路军援热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三团团长的，7月

中旬任被十九路军整编后的49师145旅189团团长的。1933年11月下旬随十九路军参与福建事变时，吴履逊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。1934年1月下旬，福建事变失败，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。2月26日，吴履逊被国民政府免去团长军职，于是游历法、日等国。

## 被郭沫若称为“一·二八炮手”

1935年，吴履逊重返日本时，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相识。当时，郭沫若把画家傅抱石的《苍山深渊》赠予吴履逊并题字。1937年7月28日，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抵沪，8月2日左右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(今皋兰路)暂居的公寓里再次与路过上海的吴履逊晤面。8月3日，郭沫若为吴履逊创作了一篇印象记散文《一·二八的炮手》。除此之外，郭沫若的《在轰炸中来去》一文，自1937年10月10日起开始在《申报》连载，其中第六节(载《申报》1937年10月15日第4版)再次提到“‘一·二八的炮手’——吴履逊”。

是年底，郭沫若带领其任社长的救亡日报社同仁转移广州，吴履逊帮助《救亡日报》在广州复刊，并为该报撰写《怎样加强保卫广东抗战的力量》《工作者和农民携手吧》等文章。1937年12月6日—1938年1月6日，吴履逊还陪同郭沫若出席一些重要活动，如1月4日陪同郭沫若、茅盾、夏衍等上海文化界人士出席在新亚饭店举行的沪港粤文化人联欢会；1月6日下午到广州黄沙站为赴汉口的郭沫若、于立群送行等。其间，吴履逊作了一幅画《无根兰》，并在右下方题款：“沫若哥写字后，忽发画兰兴，虽属破题儿第一遭，亦颇有画意。余亦写意蠢动，遂夺笔画此幅，立群妹索留，与沫若哥成对，即以赠之。”郭沫若随题“此画有道理，颇似大涤子。可惜没有根，花叶会枯死。履逊画此叫我题，因而口占此数语”后，送给了于立群。

1938年2月，吴履逊著述的《一·二八的回忆和教训》一书，在广州光荣出版社出版。同年3月，夏衍等救亡日报社职员一行被吴履逊邀请到广州萝岗其团部参观。吴履逊还与中国著名画家、美术评论家、散文家郁风颇有交情，郁风曾为吴履逊创作一幅肖像漫画，作为其《一·二八的回忆和教训》一书插图。

吴履逊对于书法也颇有造诣，曾为1937年7月创刊的大型诗歌月刊《中国诗坛》题字。1939年秋，吴履逊还用行书为一位于8月20日牺牲的独立第9旅战工

队队员、南洋华侨互助社服务团团员吴秀远的纪念碑题字：“吴秀远同志英勇殉国纪念 今之木兰（大字——引者注）。”只可惜最终纪念碑没有建成。



△ 吴履逊著述的《一·二八的回忆和教训》封面

## “以国为家，守正不阿”

1936年3月20日，吴履逊被国民政府任官为陆军步兵中校，在余汉谋所统第四路军某部任团长。1937年全面抗战后不久，吴履逊为了得到同胞们的信任，登报声明与日籍夫人永田季子离婚，离粤北上奔赴抗日战场。返粤后，吴履逊在第四路军（1938年12月改编为第十二集团军）任154师462旅922团上校团长，率部与日军苦斗，屡立奇功，后被提升为第十二集团军直属独立第9旅少将副旅长兼潮汕警备司令部副司令。

1941年起，吴履逊任广东绥靖公署少将高级参谋，兼任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、军官补训团（后改为第七战区干部训练团）政治教官。1942年5月10日，入位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，成为该团党政训练班第二十期学员，入编第一大队第三中



△ 1937年12月，吴履逊（后排右一）与胞兄吴履泰（前排左一）同郭沫若、于立群在广州合影

队，6月上旬结业后留任中央训练团教官。11月11日，吴履逊在152期《中央训练团团刊》上发表《受训观感杂记》一文。

1945年秋，吴履逊协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（1946年7月改称“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”）主任李宗仁接收北平，并升任行营中将高级参谋。1946年初，吴履逊以回家奔父丧为由脱离军职，寓居汕头市外马路“铁庐”，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等职，10月10日获颁国民政府授予的抗战“胜利勋章”。其间，吴履逊还倡议在其寓所不远处的汕头市陵海村吴氏宗祠“三让堂”旧址上修建“汕头市第十一小学”（今新石小学）。

1947年10月，吴履逊担任家乡揭阳的《南声报》（先后更名为《南声》《南声日报》）董事长。他还亲自为该报撰写文章，如1948年1月14日第1版上刊载的《介绍林作民先生竞选立法委员》一文即出自他笔下。1948年7月11日，吴履逊因与“粤东王”喻英奇有隙，以莫须有罪名被逮捕，后于次年1月28日被老上司、新任广州绥靖公署（原广州行辕）主任余汉谋设法释放。

不久后，吴履逊便携眷定居香港，于1974年5月15日在港病逝。临终前，他断断续续地对儿女说：“你们要学我一样——以国为家，为国出尽本身所有力量，同时做人应该耿直、守正不阿才是。”他还叮嘱子女需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。17日送别仪式那天，有几百位昔日的同僚、军官士兵等前来送行。几年后，夫人季子也随之而去。如今，吴履逊夫妇二人都安葬在汕头市磐石山的中华永久墓园。■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